紅樓夢/第05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五十五回　辱親女愚妾爭閒氣　欺幼主刁奴蓄險心

且說元宵已過，只因當今以孝治天下，目下宮中有一位太妃欠安，故各嬪妃皆為之減膳謝妝，不獨不能省親，亦且將宴樂俱免。故榮府今歲元宵亦無燈謎之集。

剛將年事忙過，鳳姐兒便小月了，在家一月，不能理事，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。鳳姐兒自恃強壯，雖不出門，然籌畫計算，想起什麼事來，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，任人諫勸，他只不聽。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，一人能有許多的精神？凡有了大事，自己主張，將家中瑣碎之事，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。李紈是個尚德不尚才的，未免逞縱了下人。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，只說過了一月，鳳姐將息好了，仍交與他。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，兼年幼不知保養，平生爭強鬪智，心力更虧，故雖系小月，竟著實虧虛下來，一月之後，复添了下紅之症。他雖不肯說出來，眾人看他面目黃瘦，便知失於調養。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，不令他操心。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，遺笑於人，便想偷空調養，恨不得一時复舊如常。誰知一直服藥調養到八九月間，才漸漸的起复過來，下紅也漸漸止了。此是後話。

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，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，園中人多，又恐失于照管，因又特請了寶釵來，托他各處小心：“老婆子們不中用，得空兒吃酒鬪牌，白日里睡覺，夜里鬪牌，我都知道的。鳳丫頭在外頭，他們還有個懼怕，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。好孩子，你還是個妥當人，你兄弟姊妹們又小，我又沒工夫，你替我辛苦兩天，照看照看。凡有想不到的事，你來告訴我，別等老太太問出來，我沒話回，那些人不好了，你只管說。他們不聽，你來回我。別弄出大事來才好。”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。

時屆孟春，黛玉又犯了嗽疾。湘雲亦因時氣所感，亦臥病於蘅蕪苑，一天醫藥不斷。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，二人近日同事，不比往年，來往回話人等亦不便，故二人議定：

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，吃過早飯于午錯方回房。這三間廳原系預備省親之時眾執事太監起坐之處，故省親之後也用不著了，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。如今天已和暖，不用十分修飾，只不過略略的鋪陳了，便可他二人起坐。這廳上也有一匾，題著“輔仁諭德”四字，家下俗呼皆只叫“議事廳”兒。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，午正方散。凡一應執事媳婦等來往回話者，絡繹不絕。

眾人先聽見李紈獨辦，各各心中暗喜，以為李紈素日原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，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。便添了一個探春，也都想著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青年小姐，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，因此都不在意，比鳳姐兒前更懈怠了許多。只三四日後，幾件事過手，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，只不過是言語安靜，性情和順而已。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，皆系榮宁非親即友或世交之家，或有升遷，或有黜降，或有婚喪紅白等事，王夫人賀弔迎送，應酬不暇，前邊更無人。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。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，至王夫人回方散。每于夜間針線暇時，臨寢之先，坐了小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。他三人如此一理，更覺比鳳姐兒當差時倒更謹慎了些。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：“剛剛的倒了一個‘巡海夜叉’，又添了三個‘鎮山太歲’，越性連夜里偷著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。”

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，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，伺候出門去後，回至廳上坐了。剛吃茶時，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：“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死了。昨日回過太太，太太說知道了，叫回姑娘奶奶來。”說畢，便垂手旁侍，再不言語。彼時來回話者不少，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：若辦得妥當，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，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，不但不畏伏，出二門還要編出許多笑話來取笑。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，若是鳳姐前，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，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兒揀擇施行。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，探春是青年的姑娘，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，試他二人有何主見。探春便問李紈。李紈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前兒襲人的媽死了，聽見說賞銀四十兩。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。”吳新登家的聽了，忙答應了是，接了對牌就走。探春道：“你且回來。”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。探春道：“你且別支銀子。我且問你：那幾年老太太屋里的幾位老姨奶奶，也有家里的也有外頭的這兩個分別。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，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，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。”一問，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，忙陪笑回說：“這也不是什麼大事，賞多少，誰還敢爭不成？”探春笑道：“這話胡鬧。依我說，賞一百倒好。若不按例，別說你們笑話，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。”吳新登家的笑道：“既這麼說，我查舊帳去，此時卻記不得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你辦事辦老了的，還記不得，倒來難我們。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？若有這道理，鳳姐姐還不算利害，也就是算寬

厚了！還不快找了來我瞧。再遲一日，不說你們粗心，反象我們沒主意了。”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，忙轉身出來。眾媳婦們都伸舌頭。這里又回別的事。

一時，吳家的取了舊帳來。探春看時，兩個家里的賞過皆二十兩，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。外還有兩個外頭的，一個賞過一百兩，一個賞過六十兩。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：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，外賞六十兩，一個是現買葬地，外賞二十兩。探春便遞與李紈看了。探春便說：“給他二十兩銀子。把這帳留下，我們細看看。”吳新登家的去了。

忽見趙姨娘進來，李紈探春忙讓坐。趙姨娘開口便說道：“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頭去還罷了。姑娘你也想一想，該替我出氣才是。”一面說，一面眼淚鼻涕哭起來。探春忙道：“姨娘這話說誰，我竟不解。誰踩姨娘的頭？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。”趙姨娘道：“姑娘現踩我，我告訴誰！”探春聽說，忙站起來，說道：“我并不敢。”李紈也站起來勸。趙姨娘道：“你們請坐下，聽我說。我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這麼大年紀，又有你和你兄弟，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，我還有什麼臉？連你也沒臉面，別說我了！”探春笑道：“原來為這個。我說我并不敢犯法違理。”一面便坐了，拿帳翻與趙姨娘看，又念與他聽，又說道：“這是祖宗手里舊規矩，人人都依著，偏我改了不成？也不但襲人，將來環兒收了外頭的，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。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，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。他是太太的奴才，我是按著舊規矩辦。說辦的好，領祖宗的恩典，太太的恩典，若說辦的不均，那是他糊涂不知福，也只好憑他抱怨去。太太連房子賞了人，我有什麼有臉之處，一文不賞，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。依我說，太太不在家，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，何苦只要操心。太太滿心疼我，因姨娘每每生事，幾次寒心。我但凡是個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業，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。偏我是女孩兒家，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。太太滿心里都知道。如今因看重我，才叫我照管家務，還沒有做一件好事，姨娘倒先來作踐我。倘或太太知道了，怕我為難不叫我管，那才正經沒臉，連姨娘也真沒臉！”一面說，一面不禁滾下淚來。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，便說道：“太太疼你，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。你只顧討太太的疼，就把我們忘了。”探春道：“我怎麼忘了？叫我怎麼拉扯？這也問你們各人，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？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？”李紈在旁只管勸說：“姨娘別生氣。也怨不得姑娘，他滿心里要拉扯，口里怎麼說的出來。”探春忙道：“這大嫂子也糊涂了。我拉扯誰？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？他們的好歹，你們該知道，與我什麼相干。”趙姨娘氣的問道：“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？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。你如今現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。如今你舅舅死了，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，難道太太就不依你？分明太太是好太太，都是你們尖酸刻薄，

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。姑娘放心，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。明兒等出了閣，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。如今沒有長羽毛，就忘了根本，只揀高枝兒飛去了！”探春沒聽完，已氣的臉白氣噎，抽抽咽咽的一面哭，一面問道：“誰是我舅舅？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檢點，那里又跑出一個舅舅來？我倒素習按理尊敬，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。既這麼說，環兒出去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，又跟他上學？為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？何苦來，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，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，徹底來翻騰一陣，生怕人不知道，故意的表白表白。也不知誰給誰沒臉？幸虧我還明白，但凡糊涂不知理的，早急了。”李紈急的只管勸，趙姨娘只管還嘮叨。

忽聽有人說：“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。”趙姨娘聽說，方把口止住。只見平兒進來，趙姨娘忙陪笑讓坐，又忙問：“你奶奶好些？我正要瞧去，就只沒得空兒。”李紈見平兒進來，因問他來做什麼。平兒笑道：“奶奶說，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，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，若照常例，只得二十兩。如今請姑娘裁奪著，再添些也使得。”探春早已拭去淚痕，忙說道：“又好好的添什麼，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下來的？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馬背著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？你主子真個倒巧，叫我開了例，他做好人，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，樂的做人情。你告訴他，我不敢添減，混出主意。他添他施恩，等他好了出來，愛怎麼添了去。”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，今聽這一番話，越發會意，見探春有怒色，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，只一邊垂手默侍。

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，探春等忙起身讓坐。未及開言，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。因探春才哭了，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沐盆，巾帕，靶鏡等物來。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，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，便雙膝跪下，高捧沐盆，那兩個小丫鬟，也都在旁屈膝捧著巾帕并靶鏡脂粉之飾。平兒見待書不在這里，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，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，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。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。那媳婦便回道：“回奶奶姑娘，家學里支環爺和蘭哥兒的一年公費。”平兒先道：“你忙什麼！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，你不出去伺候著，先說話來。二奶奶跟前你也這麼沒眼色來著？姑娘雖然恩寬，我去回了二奶奶，只說你們眼里都沒姑娘，你們都吃了虧，可別怨我。”唬的那個媳婦忙陪笑道：“我粗心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忙退出去。

探春一面勻臉，一面向平兒冷笑道：“你遲了一步，還有可笑的：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，也不查清楚了，就來混我們。幸虧我們問他，他竟有臉說忘了。我說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找去？我料著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。”平兒忙笑道：“他有這一次，管包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。姑娘別信他們。那是他們瞅著大奶奶是個菩薩，

姑娘又是個靦腆小姐，固然是托懶來混。”說著，又向門外說道：“你們只管撒野，等奶奶大安了，咱們再說。”門外的眾媳婦都笑道：“姑娘，你是個最明白的人，俗語說，‘一人作罪一人當’，我們并不敢欺蔽小姐。如今小姐是嬌客，若認真惹惱了，死無葬身之地。”平兒冷笑道：“你們明白就好了。”又陪笑向探春道：“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，那里照看的這些，保不住不忽略。俗語說，‘旁觀者清’，這幾年姑娘冷眼看著，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，姑娘竟一添減，頭一件于太太的事有益，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。”話未說完，寶釵李紈皆笑道：“好丫頭，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！本來無可添減的事，如今聽你一說，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，不辜負你這話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一肚子氣，沒人煞性子，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，偏他碰了來，說了這些話，叫我也沒了主意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叫進方才那媳婦來問：“環爺和蘭哥兒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，是做那一項用的？”那媳婦便回說：“一年學里吃點心或者買紙筆，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。”探春道：“凡爺們的使用，都是各屋領了月錢的。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，寶玉的是老太太屋里襲人領二兩，蘭哥兒的是大奶奶屋里領。怎麼學里每人又多這八兩？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！從今兒起，把這一項蠲了。平兒，回去告訴你奶奶，我的話，把這一條務必免了。”平兒笑道：“早就該免。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，因年下忙，就忘了。”那個媳婦只得答應著去了。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來。

待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，平兒也忙著上菜。探春笑道：“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，在這里忙什麼。”平兒笑道：“我原沒事的。二奶奶打發了我來，一則說話，二則恐這里人不方便，原是叫我幫著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的。”探春因問：“寶姑娘的飯怎麼不端來一處吃？”丫鬟們聽說，忙出至檐外命媳婦去說：“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，叫他們把飯送了這里來。”探春聽說，便高聲說道：“你別混支使人！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，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，連個高低都不知道！平兒這里站著，你叫叫去。”

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。那些媳婦們都忙悄悄的拉住笑道：“那里用姑娘去叫，我們已有人叫去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用手帕攤石磯上說：“姑娘站了半天乏了，這太陽影里且歇歇。”平兒便坐下。又有茶房里的兩個婆子拿了個坐褥鋪下，說：“石頭冷，這是极乾淨的，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。”平兒忙陪笑道：“多謝。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致新茶出來，也悄悄笑說：“這不是我們的常用茶，原是伺候姑娘們的，姑娘且潤一潤罷。”平兒忙欠身接了，因指眾媳婦悄悄說道：“你們太鬧的不象了。他是個姑娘家，不肯發威動怒，這是他尊重，你們就藐視欺負他。果然招他動了大氣，不過說他個粗糙就完

了，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。他撒個嬌兒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，二奶奶也不敢怎樣。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小看他，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。”眾人都忙道：“我們何嘗敢大膽了，都是趙姨奶奶鬧的。”平兒也悄悄的說：“罷了，好奶奶們。‘牆倒眾人推’，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著兩，有了事都就賴他。你們素日那眼里沒人，心術利害，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？二奶奶若是略差一點兒的，早被你們這些奶奶治倒了。饒這麼著，得一點空兒，還要難他一難，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。眾人都道他利害，你們都怕他，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們呢。前兒我們還議論到這里，再不能依頭順尾，必有兩場氣生。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，你們都橫看了他。二奶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頭，也就只單畏他五分。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里了。”

正說著，只見秋紋走來。眾媳婦忙赶著問好，又說：“姑娘也且歇一歇，里頭擺飯呢。等撒下飯桌子，再回話去。”秋紋笑道：“我比不得你們，我那里等得。”說著便直要上廳去。平兒忙叫：“快回來。”秋紋回頭見了平兒，笑道：“你又在這里充什麼外圍的防護？”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。平兒悄問：“回什麼？”秋紋道：“問一問寶玉的月銀我們的月錢多早晚才領。”平兒道：“這什麼大事。你快回去告訴襲人，說我的話，憑有什麼事今兒都別回。若回一件，管駁一件，回一百件，管駁一百件。”秋紋聽了，忙問：“這是為什麼了？”平兒與眾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，又說：“正要找幾件利害事與有体面的人開例作法子，鎮壓與眾人作榜樣呢。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。你這一去說了，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，又礙著老太太，太太，若不拿著你們作一二件，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，仗著老太太，太太威勢的就怕，也不敢動，只拿著軟的作鼻子頭。你聽聽罷，二奶奶的事，他還要駁兩件，才壓的眾人口聲呢。”秋紋聽了，伸舌笑道：“幸而平姐姐在這里，沒的臊一鼻子灰。我赶早知會他們去。”說著，便起身走了。

接著寶釵的飯至，平兒忙進來伏侍。那時趙姨娘已去，三人在板床上吃飯。寶釵面南，探春面西，李紈面東。眾媳婦皆在廊下靜候，里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，別人一概不敢擅入。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：“大家省事罷，別安著沒良心的主意。連吳大娘才都討了沒意思，咱們又是什麼有臉的。”他們一邊悄議，等飯完回事。只覺里面鴉雀無聲，并不聞碗箸之聲。一時只見一個丫鬟將帘櫳高揭，又有兩個將桌抬出。茶房內早有三個丫頭捧著三沐盆水，見飯桌已出，三人便進去了，一回又捧出沐盆并漱盂來，方有待書、素雲、鶯兒三個，每人用茶盤捧了三蓋碗茶進去。一時等他三人出來，待書命小丫頭子：“好生伺候著，我們吃飯來換你們，別又偷坐著去。”眾媳婦們方慢慢的一個一個的安分回事，不敢如先前輕慢疏忽了。

探春氣方漸平，因向平兒道：「我有一件大事，早要和你奶奶商議，如今可巧想起來。你吃了飯快來。寶姑娘也在這裡，偺們四個人商議了，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。」

平兒答應回去。鳳姐因問：「為何去這半日？」平兒便笑著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。鳳姐兒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好個三姑娘！我說他不錯。——只可惜他命薄，沒託生在太太肚裡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也說糊塗話了。他就不是太太養的，難道誰敢小看他，不和別的一樣看待麼？」鳳姐歎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？雖然正出庶出是一樣，但只女孩兒，卻比不得兒子。將來作親時，——如今有一種輕狂人，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，多有為庶出不要的。殊不知庶出，只要人好，比正出的強百倍呢。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，為挑正庶誤了事呢；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，不挑正庶的得了去。」說著，又向平兒笑道：「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，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裡不恨我的。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，雖然看破些，無奈一時也難寬放。二則家裡出去的多，進來的少，凡有大小事兒，仍是照著老祖宗手裡的規矩，卻一年進的產業，又不及先時。多儉省了，外人又笑話，老太太、太太也受委屈，家下也抱怨剋薄。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，再幾年就都賠盡了！」

平兒道：「可不是這話？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，還有兩三個小爺們，一位老太太，這幾件大事未完呢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我也慮到這裡，倒也夠了。寶玉和林妹妹，他兩個，一娶一嫁，可以使不著官中錢，老太太自有體已拿出來。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，也不算。剩了三四個，滿破著每人花上七八千銀子。環哥娶親有限，花上三千銀子，若不夠，那裡省一抿子也就夠了。老太太的事出來，一應都是全了的，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些，滿破三五千兩。如今再儉省些，陸續就夠了。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，可就了不得了。偺們且別慮後事。你且吃了飯，快聽他們商議什麼。這正碰了我的機會，我正愁沒個膀臂！雖有個寶玉，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，縱收伏了他，也不中用。大奶奶是個佛爺，也不中用。二姑娘更不中用，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。四姑娘小呢。蘭小子更小。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，只等有熱灶火炕讓他鑽去罷。真真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，我想到那裡就不服！再者：林丫頭和寶姑娘，他兩個人倒好，偏又都是親戚，又不好管偺們家務事。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，風吹吹就壞了；一個是拿定了主意，『不干己事不張口，一問搖頭三不知』，也難十分去問他。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，心裡嘴裡都也來得；又是咱家的正人，太太又疼他；雖然臉上淡淡的，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，心裡卻是和寶玉一樣呢。比不得環兒，實在令人難疼！要依我的性

子，早攆出去了！如今他既有這主意，正該和他協同，大家做個膀臂，我也不孤不獨了。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，偺們有他這一個人幫著，偺們也省些心，與太太的事也有益。若按私心藏奸上論，我也太行毒了，也該抽回退步，回頭看看。再要窮追苦克，人恨極了，他們笑裡藏刀，偺們兩個，纔四個眼睛兩個心，一時不防，倒弄壞了。趁著緊溜之中，他出頭一料理，眾人就把往日偺們的恨暫可解了。還有一件，我雖知你極明白，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，如今囑咐你：他雖是姑娘家，心裡卻事事明白，不過是言語謹慎。他又比我知書識字，更利害一層了。如今俗語說『擒賊必先擒王』，他如今要作法開端，一定是先拿我開端，倘或他要駁我的事，你可別分辯，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。千萬別想著怕我沒臉，和他一強就不好了。」

平兒不等說完，便笑道：「你太把人看糊塗了！我纔已經行在先了，這會子纔囑咐我！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、一概沒有他人之故，不得不囑咐；既已行在先，更比我明白了。這不是你又急了，滿嘴裡『你』呀『我』的起來了！」平兒道：「偏說『你』！你不依？這不是嘴巴子？再打一頓。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這小蹄子兒，要掂多少過兒纔罷？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，還來慪我呢！過來坐下，橫豎沒人來，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經。」

說著，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子進來，放小炕桌。鳳姐只吃燕窩粥，兩碟子精緻小菜，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。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，與平兒盛了飯來。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，半身猶立於炕下，陪著鳳姐兒吃了飯，伏侍漱口畢，吩咐了豐兒些話，方往探春處來。只見院中寂靜，人已散出。

要知後事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